

因斋而詹言

KUN ZHAI ZHAN YAN

钱世明 / 著



闲聊丛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主编 / 胡小伟
策划 / 好风



《闲聊丛书》

因斋詹言

钱世明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斋詹言/钱世明著.-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2

(闲聊丛书/胡小伟主编)

ISBN 7-5057-1451-1

I. 困… II. 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624 号

书名	闲聊丛书——困斋詹言
作者	钱世明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河北省新华书店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省香河第二印刷厂
规格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0 万字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定价	115 元 (全十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总序

胡小伟

大约在友侪中薄具“聊”名，有了这个选题，朋友就非拉我“主编”，说也“抽抽你的懒筋。”著作者和出品人都是我的朋友，曾在不同场合中酒酣耳热，言笑宴宴。想来假此形式，各出机杼，济济一堂，也是一乐。只当做东，过一把“聊斋斋主”的瘾。但承诺是债，倒着实让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了一阵子。

“聊”（或“聊天儿”，“聊大天儿”）是京畿一带的词儿。东北人之谓“唠嗑儿”，上海人之谓“讲山海经”，四川人之谓“摆龙门阵”、“冲天壳子”，等等，都庶几近之。可见分布之广。其内容丰富而模糊，似乎包含着切磋、诘难、博闻、多识、捷辩、盘道、讲古、批评、议论、品鉴、幻想等多重混合意味，有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撞击，照说是社会生活中一种“虚实结合”必要的方式。带有极大的思辨特征和自娱性，以至很多人乐此不疲。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对思想文化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无论“述而不作”，稷下学宫，兰亭雅集，还是论衡三教，鹅湖胜会，以至传承爝火之类，更不必说魏晋玄谈和唐宋以后的谈

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聊亦有道。首先得博闻广见，始底蕴深厚；其次是立论新颖，则中气充沛；再次意兴遄飞，尽迭宕之妙；再次语言幽默，得流转之欢；然后心态平和，有从容之致。古人云：“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郁积于中，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谈。”（《古今谭概》序）可见自有一套学问。友朋相聚，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侃神聊鬼，达意抒情，化雅为俗，变俗臻雅，大雅力透象牙之塔，大俗直抵市井之区。聊者纵横捭阖，固然自得其乐，听者如座春风，不啻特殊享受，都是一种“化境”。回忆记事以来所得常识掌故，倒有一小半儿来自听人闲聊。

难得的倒是闲。生活压力，都市节拍，信息社会，消费诱惑，都催促着你一溜小跑，难以止步。善钓者会告诉说，激流边回水，瀑布下深潭，才是下竿之处。舒缓紧张，品味人生，静心养学，就需善自调剂，一闲对百忙。聊就是其中一法。

此番约来的各路聊主儿，所专非一，聊风各异。或睿智见长，或新异取胜；或禅机忽现，或单刀直入；或侃侃而论，或娓娓道来。对拈花示以微笑，当棒喝奋然醒悟，聆警语不觉深思，闻隽言报之捧腹，读者若有逸致闲情，把来一读，自能各取所需，得其所哉。

自序

吾好笔记久矣。若《西京杂记》之记事、《世说新语》之写人、《日知录》之论学，皆可为范也。今之称杂文者，不过笔记文之略长者也。吾有所思而得则时记之，成笔记数百条，亦逢兴致忽至，作杂文而发表于报刊。吾好古文久矣。今之所谓散文者，虽古文之语体化，而容量于古文小矣。吾好古文故，乃时为散文发表之。今取见诸报刊者杂、散文数十篇，集之曰《困斋詹言》因斋，吾自号也。《易·困·象》：“困而不失其所，亨。”《象》：“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斋之取义也。《庄子》云：“小言詹詹”。吾言微琐，詹詹然，故名之“詹言”焉。钱世明识。

1997.11.12

因斋詹言



钱世明，祖籍浙江山阴，1942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中日民间文艺交流会理事。著有经学及哲学研究《易象通说》，《周易象说》，《易林通说》，《思辨智慧》等多部，长篇《纷争传》，《玄奘传》等七部，中篇《李清照》，《苏东坡》等三部，短篇集《原上草》等四部，诗集《钱世明诗词选》兼工文人书画篆刻。1991年在京举办《钱世明诗、书、画印展》。是我国当代著名经学家、诗词家、历史小说作家、文人书画家，素有“文坛怪杰”、“文坛多面手”之誉。

目 录

自 序

困斋闲话

困斋闲话(一).....	(3)
困斋闲话(二).....	(9)
困斋随笔(一)	(15)
困斋随笔(二)	(19)
从“未了”说起	(25)
孔子的致富观	(27)
谁最早解释日食现象	(30)
热不如恒	(33)
谈不怕死	(35)
吃稿费	(38)
操守与实惠	(41)
关于“厕文化”	(43)
鄙莲说	(46)
子夜雷访	(49)
艺术与寂寞	(51)

端午辨	(54)
也说名字辨读	(57)
明字义,正读写	(60)
《染阳消夏录》和《红楼梦》	(63)
贾宝玉是屎	(66)
此头须向国门悬	(69)
说神道韵	(71)
学画必学书与诗	(74)
读画联想	(76)
北京老字号匾的文化气氛	(78)

困斋散记

龙潭湖记	(83)
望西山	(86)
金陵刻经处记	(89)
黎明前的剪影	(92)
泰国的殿舍亭	(95)
在甘当纳查达中学	(98)
访泰杂记	(101)
泰南纪游	(109)
忆游娘子关	(112)
济源行	(117)
游台散笔	(123)

寻书琐忆	(130)
黄黄	(135)
似水流年	(139)
戏园子琐记	(144)
泥、纸玩艺儿	(147)
评书与鼓书	(150)
花市大街话旧	(154)
旧京街头艺人	(157)
坛根儿忆旧	(160)

困斋瓣香

忆何其芳先生	(165)
再忆何其芳先生	(168)
清波万里任人看	(172)
忆王昆仑先生	(176)
忆叶圣陶先生	(181)
忆夏承焘先生	(184)
忆张伯驹先生	(188)
冰心先生	(192)
忆田个石先生	(196)
忆俞平伯先生	(200)
忆沈从文先生	(204)
严文井先生	(209)

吴晓铃和石真二先生.....	(213)
臧克家先生.....	(218)
韩作黎老师.....	(222)

因
斋
闲
话

困斋闲话

(一)

1 在泰国访问期间，得见“人妖”艺术团之表演。初，尚以为必淫亵不堪睹。而乐声一起，大幕一开，顿被其鲜明艳美之舞台美术、灯光所摄，继而陶醉于诸人之表演中，或柔曼，或刚健，或诙谐，或雄浑，吾之思想全被摄入对其表演美的审度，尽忘却歌舞者是“人妖”了！从而生出对彼辈之敬重。中国古时亦有人妖，此种人真是妖也！明朝陆粲所著《庚巳编》中有

《人妖公案》一则，述曰：有一名叫桑冲者，山西人氏，自幼男扮女装，往来山西、河北等地，以借宿为名，接近妇女，夜则露出本相以行奸。因其诡诈，善于诱惑，故女子遭其淫辱无数。后来事败被杀。《聊斋》记有《男妾》，言一老嫗卖一十四五岁女子，丰姿姣好，又善诸艺。一官绅见而大悦，以重金买归，至夜入衾，始知是男子所扮。又有《人妖》一篇，记谷城人王二喜男扮女装，入民宅，以按摩为名，淫辱妇女。王二喜，即桑冲之门人。可见中国古代之人妖，是真妖孽，其目的在于奸淫，十恶不赦者是也。

2 《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七载李涉《井栏砂宿遇夜客》诗，序云：涉尝过九江，至皖口，遇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这个盗首却是个有意思的，听说是李涉，就吩咐手下小贼们不要剽劫他，而只要他为自己作一首诗。一则可见当时的人们是敬重诗人的，连贼头都尊重诗人！二则可见这个贼头是个喜好诗的风雅贼了。李涉便给他作了一首诗：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敲门。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如今出版诗集太难了，出版社伸手向诗人

要钱，没钱，不用想出书！出版社之头头，比不剽夺李涉之盗首如何？相反，那些乌七八糟的伤风败俗之货，只要花钱买书号便可出版，害国害民，出版家之罪也大焉！今中国大陆严禁出版社卖书号，真大快人心之策！

3 世间事多有不可思议者。丁力老诗人之孙丁也，年十二，有异能。丁力带他到诗人禾波家，在座者有导演邹功甫夫妇和我。丁也坐在长沙发上，我坐在他右侧单人沙发上，我把印有一红色“北”字的小纸片团起来给他，他握了三分钟，说：“是个北字，红色。”邹君夫人写“大白菜”三字，团而付之，他又握良久，说出“大白菜”三字。禾波夫人又写六个字：封世英老太太。丁也又握良久而猜出。禾波自抽屉中取出一药瓶，丁也食指按瓶盖而握之，约十分钟，在右腿上磕打，忽见药片自瓶底纷纷落下。我从沙发上拾起八粒，又从地上拾起数粒，检查小瓶，瓶底完好无损。此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事。

4 《周易》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大热了一阵子，据知也是西人好之，国人便也哄叫它不错了。《易》的确在哲学、美学方面很有可挖掘的宝藏。以美学论，我认定它是造就中国艺术抽象化，象征化特征的理论来源。它的理论与西

方现代符号美学颇可沟通。然而，《易》热的本质，却是大可悲的——假《易》之旗号，贩卖江湖术数，是它的真相！什么“预测”呀，“看相”呀，“风水”呀，这些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大学者纪晓岚所斥的玩艺儿全出笼了！而真正研究《易》的著作并没出几本！造成假易热局面，应该归罪于国人之愚昧！他就迷信，于是骗子们便乘机而入，俗话说：苍蝇不下蛆在没缝儿的蛋上。

如今，《易》的热已大大变凉了，好得很！这是真正治《易》者不多的反映。其实，治学确是少数人的事。一哄而起地治学，终究是掺人一大部分起哄者，淘沙见金，沙子多，金子毕竟是少。唯其剩下不多的治《易》者，《易》才真正能被治出个样儿来。

5 世人皆知郑板桥是怪人，其实是大善人。

他在家书中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愉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玩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蚊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𬘡缊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蛇、蝎、蜈蚣、豺、狼、虎、豹——虫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